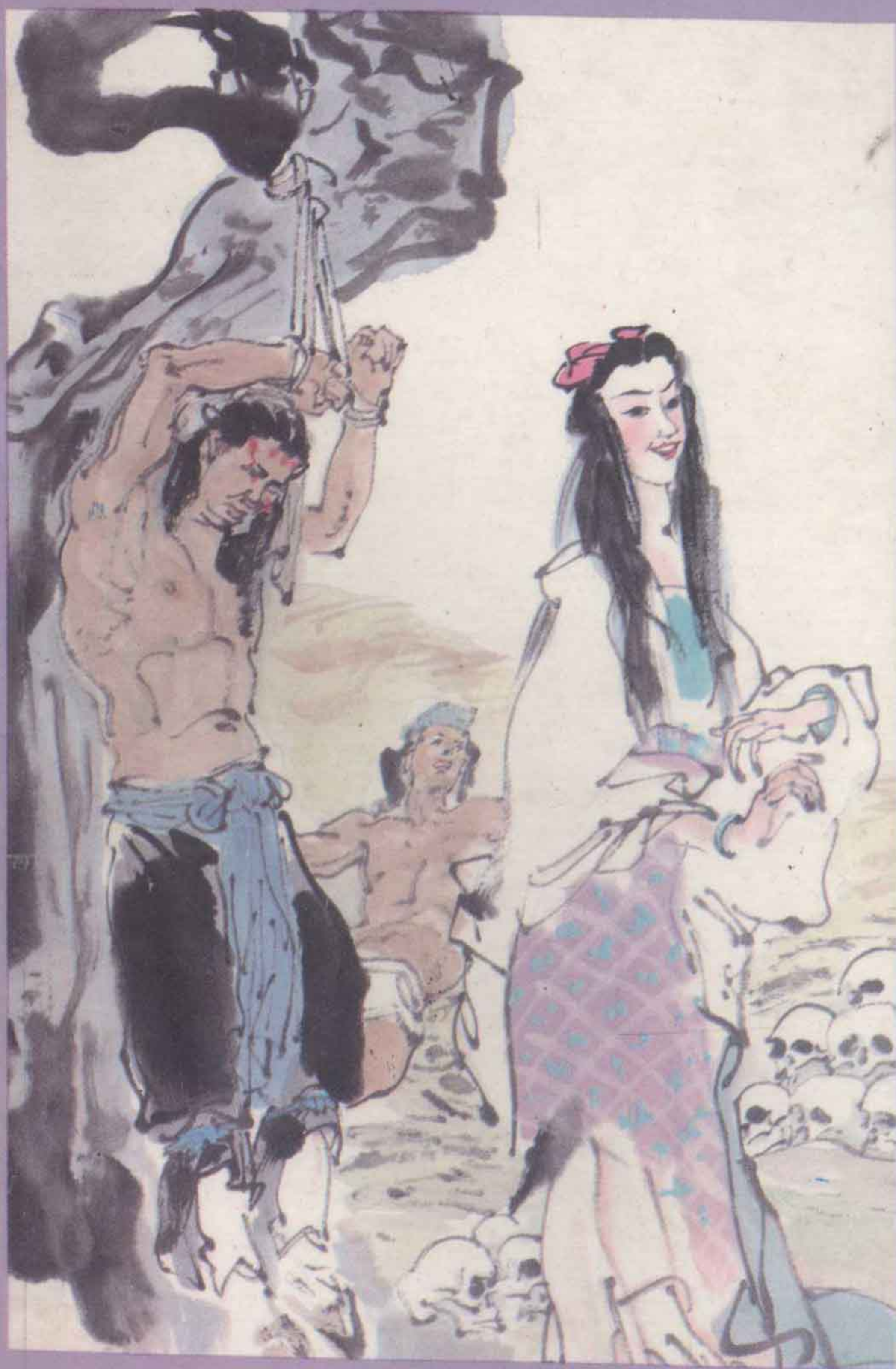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庸著名人物传记系列之六



风流女魔  
梅超风

下

武侠精品

# 风流女魔梅超风

查良居士 著

(下册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**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**

**风流女魔梅超风**

查良居士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赵东寅

插图：向阳 封面设计：一兵

总策划：杨文忠

---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  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

---

开本：787/1092 1/32

1994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张：24 插页：12

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：52 千字

印数：1——20130

---

ISBN7—80599—184—7/I·37

定价：(上、中、下)16.80 元

紫晶神针却又作棒式荡开乌血刀，再以判官笔式直点屠素贞前胸华盖穴。天山魔姥在这一瞬间，紫晶神针做剑、刀、棒、判官笔使用，连施四招。使剑似游龙，使刀似猛虎，使棒如怪蟒，使笔如流星。这四招各为不同兵刃的不同路数，但在天山魔姥使出来却玉润珠圆、流畅自如、浑然天成。只看得众人如醉如痴，不得不叫好。

铁尸梅超风暗叹：这种武功，只怕连聪明绝顶的黄恩师也未必能够想得出来。我若拜天山魔姥为师，当会受用无穷，更能扬威于武林。

天山魔姥已连出十余招，手持紫晶神针，看似轻描淡写，但招招令人叫绝。屠素贞挥舞乌血刀拼力抵挡，已尽全力，仍然左挡右支，捉襟见肘。

天山魔姥未用全力，分明象猫儿捉老鼠一般戏耍屠素贞，口中道：“小宫主，你狠呀，今日怎么如此懦弱？唉，我都有些不忍心伤害你了，你好可怜。”

屠素贞双眼瞪似铜铃，气得咻咻直喘，蓦然乌血刀舞成一团，红光大闪，满头乱发四下飞舞，宛若妖怪。

天山魔姥目光冰冷，哂道：“你这副模样，以为我会怕你么？”右手颤动，紫晶神针顿化为千万条，紫光森然，将乌血刀发出的红光罩住。

二人出招越来越快，除厉血衣、梅超风等少数高手，其余弟子都已看不清她们的招法。但见一团红光、一团紫光，分分合合。

渐渐红光越来越黯淡，而紫光大盛。最终那团红光熄灭，只剩微弱一点，直刺向紫光之中。就听“叮”地一声

脆响，随即乌血刀从紫光之中飞出，越过众人头顶，没于丛林之中。却闻“嚓嚓”之声，想必乌血刀去势迅疾，削断许多树枝。

那团紫光骤然紧缩，把失魂落魄的屠素贞罩在当中。紧接着传出数声凄厉的惨呼，血肉横飞，衣屑碎肉四溅。

紫光忽然消失，天山魔姥倒背双手，俏然而立。她的手中已不见了紫晶神针。她的脚上是一堆碎肉，污血从中淌出，渗入泥土。

屠素贞已变成一堆碎肉。她本来对重登乌血宫宫主的宝座充满希望，但如今已成一缕冤魂，奔赴幽冥。

连梅超风都忍不住替屠素贞叹息，她被囚岩洞一十八年，才刚刚看到白日。也许是上天不允许她在人世间过多停留。

乌血宫众弟子沉默了很久，他们面对发生的事情，竟然不知所措。

忽然楚天衣连声暴叫，把刀高高举起，叫道：“众位弟兄，天山魔姥竟然在本宫杀害小宫主，咱们一定要为小宫主报仇雪耻！”

李紫衣一时激愤，也叫道：“不错，既然身为乌血宫弟子，绝容不得天山魔姥在本宫大开杀戒！稍有良心的就随我杀这女魔！”

李紫衣率先冲向天山魔姥，挥刀剁去。楚天衣身法快，随后纵去，却与李紫衣同时赶到，刀刺天山魔姥胸口。

天山魔姥身形晃动，忽然就避开两刀，闪到李、楚二人背后。她把黑袖随意甩动，“嘭嘭”两声闷响，撞到李、

楚二人后心。李、楚二人便觉一股大力身后压至，不由自主向前扑出。

厉血衣一声冷笑，快刀划出，正正割断二人咽喉。李、楚二人滚倒在地，鲜血自咽喉处如泉般涌出，眨眼间毙命。

厉血衣一刀杀死楚天衣和李紫衣，然后环顾众人，目光冰冷，杀气腾腾，嘎声道：“还有哪个不服？”

众人均吓得不住倒退。这时，偏有一个弟子烈性，大叫着从人群之中奔出，扬起刀就朝厉血衣扑过来，叫道：“杀死你这个叛徒！”

又有四个弟子闻声而动，拨开众人跳了出来，持刀呐喊而上。

厉血衣冷笑道：“还真有不怕死的！”他迎了上去，抢出一刀搠入当前弟子胸膛。刀未拔出，已有两个弟子从左、右两侧攻来。

厉血衣低头伏身，双足向两旁扬起猛踹，正踢中那两个弟子小腹。两个弟子手中刀再也劈不下去，惨呼着萎顿在地。

跟上的另两个弟子凌空跃起，双刀砍向厉血衣的脖子和后腰。厉血衣此刻已然将快刀从尸体中拔出，快刀反撩，却是后发先至，刺中一个弟子左肋。

然后，厉血衣左掌拍到另一弟子刀背，将刀震偏，迅即补上一刀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

他眨眼之间连毙楚天衣、李紫衣等七个弟子，杀气大盛，把快刀刀锋尖上的血污在死尸的衣裳上擦拭，冷冷道：“还有哪个敢来送死？”众人均垂下头。

厉血衣的目光停在卢老衣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师哥，难道你就不想为屠素贞报仇吗？”

卢老衣脸色红一阵、白一阵，又变得铁青，沉声道：“厉血衣，你助纣为虐，杀戮本宫弟子，其罪可诛！你……你才是恶魔。只可惜老夫无力杀你！”他痛心地顿足槌胸。

厉血衣走过去，冷笑道：“大师哥，你心里害怕，还要编出一大堆理由说什么无力杀我。哼哼，你这条老狐狸，厉某却不会饶你！”他挺刀刺去。

卢老衣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厉血衣仍然不肯放过自己，此时拔刀抵挡已是不及，急忙向后掠去。

可惜卢老衣被梅超风吸纳大部分真气，功力已不足三成，竟然没有避开厉血衣刺来的一刀。

血光迸射。卢老衣便觉胸前一阵剧痛，看着带血的刀锋从自己体内拔出去。接着，他看到自己的鲜血汨汨而出。

他叹了口气，想说：“老夫刀头舔血，在江湖中混了大半辈子，想不到竟会死在奸人之手。”可惜，他再也无法开口。

厉血衣双目通红，他开始寻找他的冤家对头——梅超风。

## 第十四回 一石二鸟

---

梅超风却不见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厉血衣发疯般到处乱撞，叫道：“梅超风，你滚出来！我要杀死你！你这个贱妇！”

众人见他疯狂，纷纷躲闪，都不想无端招惹，被他当作出气桶。

厉血衣正四处搜寻，忽觉腰上一紧，腰带被人拉住。他刚想发怒，却发现拉住自己腰带的原来是师父天山魔姥。

厉血衣十分惧怕天山魔姥，只得躬身垂头，道：“师父，拉住弟子不知有什么吩咐？”

天山魔姥松开手，缓缓道：“厉血衣，我要你做的事，你还没有完成。”

厉血衣惶然道：“是……是什么事情？”他小心翼翼地留意着天山魔姥的表情。

天山魔姥却没有看他，而是把目光越过众人头顶，淡淡道：“我传你武功，为的是是什么，难道你真的忘了么？”



厉血衣悚然，忙道：“弟子怎敢忘记，只是，苗尚那厮已是囊中之物，如今最主要的敌人是铁尸梅超风，若不杀死梅超风，只怕她日后会找咱们师徒的麻烦。”

天山魔姥哼道：“你是堂堂男子，想报家仇，就应该明说，又何必如此转弯抹角？”言下对他甚为不满。

厉血衣唯唯诺诺，道：“弟子知错。弟子知错。”不断朝天山魔姥拱手。

众人均想，厉血衣是她弟子，尚且如此惧怕于她，看起来天山魔姥手段狠辣无比。想到此处，众人更加小心谨慎，生怕惹来杀身之祸。

天山魔姥微微点头，道：“既然知错，我就不怪罪于你。但我要问你，现在该做什么？”她盯着厉血衣。

厉血衣小心地避开她的目光，道：“是，弟子这就去杀死苗尚。”他朝苗尚住的岩洞走去。

没走几步，又回头道：“师父，苗尚那厮已成瓮中之鳖，既然师父如此仇恨他，何不亲自动手去杀他？”

天山魔姥双目圆睁，喝道：“要你去就去，何必多嘴？”厉血衣吓得赶紧低下头。

周围众人见她发怒，也都吓得悄悄后退。

天山魔姥似乎觉得自己过于严厉，就走到厉血衣的面前，略缓和些，道：“倘若我想亲手杀他，又何必如此费神，传你武功，授你妙计去算计他？”

厉血衣趁机问：“不错，弟子一直想知道其中因由。”

天山魔姥欲言又止，目光中流露出复杂的表情，轻叹口气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去吧，只管一刀把他刺死，然后

扔进岩洞中的暗河里，不必多言。”

厉血衣不敢再问，转身朝洞口走去。众弟子不敢拦阻，闪出一条路。厉血衣想到堂堂乌血宫宫主就要死在自己的刀下，心中一阵激动，圆睁双目，“呛”地拔出快刀，大步走进洞中。

忽然衣袂破空风声传来，接着面前多出一个人，正是天山魔姥。

厉血衣一愣，诧道：“师父，您……您改变主意了么？”

天山魔姥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苗尚早就该死，我绝不会改变主意。”

厉血衣不解地望着她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天山魔姥背转过身，沉默了好久，才轻声道：“我想再见他最后一面。你头前带路吧。”

厉血衣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朝前面走去。

洞中男女弟子都已经知道了外面发生的变故，见厉血衣带着一个蒙面女子走来，吓得四处逃窜。

厉血衣抓住一个女弟子，问：“苗尚关在哪里？”

女弟子不满十六岁，吓得瑟瑟发抖，脸色煞白，嘴唇抖动却说不出话。

厉血衣心中着恼，瞪眼喝道：“快说！”

女弟子竟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厉血衣大怒，将她猛力掼到岩壁之上，登时跌得头破血流，昏死过去。

厉血衣又抓过来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女弟子，持刀逼着她前面带路。女弟子只得把他们带进宫主的卧房。

守在卧房门外的弟子早逃得无影无踪。厉血衣和天山

魔姥冲进去，便看到苗尚躺在床上，但手足均已被束住。

苗尚此刻已经万念俱灰，但瞧见自己最得力的弟子厉血衣冲进来，又惊又喜，因为激动，竟剧烈咳嗽起来，含笑道：“血衣，真的是你吗？很好，你一定是来救本宫主的，快过来为本宫主松绑！咳咳……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乌血宫的……咳……大师哥！”

厉血衣提刀来到床边，并没有为他松绑，只冷冷地注视着，嘴角渗出一丝讥讽。

苗尚仍然充满希望地笑着，道：“血衣，有你在，本宫主就放心啦。你要替本宫主杀死卢老衣和梅超风这两个叛徒。哼，他们忘恩负义，禽兽不如！”

厉血衣冷冷道：“如果我也反叛你，是不是你也会这样骂我？”

苗尚一怔，又嘿嘿笑道：“本宫主如此器重你，你没有理由反叛。咦，你怎么不动手为本宫主松绑呢？”他望着厉血衣的双眼，忽然心里一沉。

厉血衣把快刀的刀锋横在苗尚的颌下，道：“很不幸，厉某从现在起已经不是乌血宫弟子，而且，厉某还要杀死你！”他的刀能杀人，他的刀锋般的目光已经开始杀人。在他的眼里，苗尚已经是死人。

苗尚立刻感觉到冰冷的刀锋，面色骤变，嘎声道：“厉血衣，你……果真想反叛本宫主？你更加忘恩负义！”

厉血衣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算我不想杀死你，可惜你还是活不成。厉某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但厉某只对师父感念大恩。”他收起刀，朝天山魔姥施礼。

苗尚这才注意到，厉血衣的身后还站着一个蒙着黑纱的女子。他惊问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厉血衣恭恭敬敬，道：“她是我的师父。”

苗尚更惊，道：“你的师父？你果然另有师父？”

厉血衣道：“我师父的尊号是天山魔姥。”

苗尚惊得险些晕过去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出入乌血宫如入无人之境、留书恐吓他的天山魔姥，竟会是厉血衣的师父。

他颤声道：“你真的是天山魔姥？”他又有些万念俱灰了。他倚重的三位师哥，竟无一人是他的忠臣。

天山魔姥轻声把厉血衣禀退，然后关上门。她望着奄奄一息的苗尚，不禁又想起当年他们男欢女爱的情景。可是，紧接着她又想起苗尚当着屠素贞的面，大声说与她毫无关系。

她目光冰冷，走近苗尚道：“你真的认不出我么？”

苗尚惶惑的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本宫主从未见过你。唉，你为什么还要加害本宫主呢？难道本宫主与你有仇？还是有恨？”他苦笑起来。

天山魔姥“哼”了一声，缓缓道：“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不知苗宫主喜不喜欢听？”

苗尚叹息道：“本宫主的性命在你手中，如何敢不听？”

天山魔姥得意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个故事很悲惨，但你一定很喜欢听。十八年前，深山里住着一家人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他们膝下还有一个可爱而美丽的女儿。一家人快快乐乐，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。时光飞逝，女孩儿已到妙

龄，正是少女怀春之时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男子无意中与她相遇。

“当时，男子被强敌围困，身负重伤，眼看就要命丧黄泉。女孩儿在山里采药，发现男子可怜。就出手相助，打跑了追杀他的敌人。男子再也支持不住，就昏死过去。女孩儿便把男子背进山洞，用采来的药物替他疗伤。女孩儿的家教甚严，不敢让男子在家中养伤，就每日偷偷到山洞给他送饭、换药。渐渐地，男子在女孩儿的精心照料下，恢复如初。

“男子贪恋女孩天生丽质，就佯装伤势难愈，赖着不走。女孩儿出于一片慈悲之心，却没有发觉男子的贪心。男子能说会道，缠着女孩儿讲好多好多江湖故事，还时常奉承她。女孩儿在山中长大，哪里知道这么些事情，便以为男子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。

“时日久了，女孩儿被男子不断挑逗，春心萌动，也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，男子忽然跪倒在女孩儿的脚下求婚，说今生今世，除了女孩儿，他从未真心喜欢过任何女子。他还说如果女孩儿不答应，就死在她的面前。”

说到这里，天山魔姥盯着苗尚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女孩儿对他又怜又爱，吃不住他的甜言蜜语，便红着脸答应嫁给他。可是，男子更进一步，趁机紧紧抱住女孩儿。女孩儿想挣脱，可是男子用了内力。本来，凭女孩儿家传武学，要挣开他的双臂并非难事。然而女孩儿对他已生爱慕，生怕会惹他伤心，就只得任他一意胡为，失身于他。

过后，男子对女孩儿发下毒誓，若不娶她为妻，让他死于乱刀之下。此后一连半月，女孩儿每夜出来偷偷与他幽会，两人如胶似漆，山盟海誓。男子连天底下最肉麻的话都说了出来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男子忽然想起此行重任，就告辞而别。

临行前，男子又许下数不清的誓言，说事情一办完，早则三月，迟则半载，就带花轿前来迎娶。二人依依惜别。此后，女孩儿每日在山顶眺望，盼着能看到男子带着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出现。

很快，三个月过去，迎亲队伍没有出现，女孩儿却发现自己的腹中已怀了男子的骨肉。女孩儿心急如焚，连武功都懒得练，惹来父母恼怒。又过了三个月，男子仍没有来，可女孩儿的肚子却已显形。女孩儿虽用布带紧紧束住肚子，但还是被细心的母亲发现。

女孩儿的父母逼问她偷了哪个男子，女孩儿又羞又怕，但为了不使男子被父母杀死，就咬牙不说。结果，女孩儿招来父母的一顿毒打，关在房中。女孩儿哭了半宿，思前想后，决定去找男子，与他远走高飞。乘着黑夜，女孩儿偷偷溜出家门。

女孩儿和男子风流快活之时，温言软语，男子曾说出他的住地。所以，女孩儿就径直找去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料到，当女孩儿找上门来，男子竟然骂她是邪魔之后，还说与她毫无瓜葛。更为可恨的是，男子已然要娶娇妻！”

天山魔姥越说越怒，一掌把床沿削去一块。

苗尚听罢，吃惊非小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你怎

会知道这个……这个故事？”

天山魔姥冷冷道：“苗尚，你真的认不出我么？”苗尚只能瞧见她的眼睛，摇了摇头。

天山魔姥叹道：“你销魂快活十五天，想必只把女孩儿当作玩物，自然不会记得！”她慢慢拉下蒙在脸上的黑纱，嘎声道：“如果你还有点记性，就该认出我是谁！”

苗尚的眼睛瞪大了，浑身一震，道：“你就是……那个女孩儿……叶蝶飞！”

天山魔姥冷笑道：“苗尚，你不是一直叫我蝶儿么？”

苗尚支唔道：“不……不错，蝶儿……当时我……”

天山魔姥啐道：“当时你燕尔新婚，竟然任由屠素贞把我赶出乌血宫！当时我身怀六甲，你竟……竟视而不见！”

苗尚道：“蝶儿……”

天山魔姥喝道：“闭嘴！蝶儿是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能叫的么？”

苗尚苦笑不已，道：“好，我不叫。叶……叶姑娘，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你怀了孩子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要与你一道远走高飞。”

天山魔姥嘿嘿冷笑，道：“苗尚，你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天真的女孩么？你还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么？我早已查清楚，你为了做乌血宫宫主才娶了屠素贞。你的目的是做宫主，怎会与我远走高飞？”

苗尚苦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对了，我是为了做乌血宫宫主才娶屠素贞。可是，万不料她竟是个怪物，她竟喜欢女色。在新婚之夜，屠素贞竟然……割了我的下身！”他边说

边咬牙切齿，恨恨不已。

天山魔姥一怔，接着恶意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真是恶有恶报！你这十恶不赦的风流淫贼终于有了报应！”

苗尚叹道：“蝶……叶姑娘，你闯进乌血宫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……再也无法做男子了，所以，我才不肯与你逃走。我……我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女孩儿跟着我守活寡。”

天山魔姥转忖片刻，冷冷道：“你又在骗我。哼，如果你心里有我，就不会为了什么宫主而娶屠素贞！”

苗尚道：“可是我得知生下咱们的女儿之后，四处寻找你们母女，这总归是事实呀！”

天山魔姥冷笑道：“不想你刚做乌血宫宫主根基未稳，生怕因为我，而令同门怀疑屠素贞的失踪与你有关。所以，你派亲信四出查访，想趁我产下女儿功力大耗，将我杀死灭口！”

苗尚忙辩解道：“不不！我的确想找到你们母女，将你们安顿在平安的地方！”

天山魔姥哼道：“时至今日你尚且想骗人。你不会想到，以我当时功力，虽生下女儿，但还是将你派出的亲信当中活捉了一个。你的亲信贪生怕死，说出你的密令。”

苗尚大惊，道：“他……他是谁？”

天山魔姥道：“他是谁，这已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从那时起，我已真正了解到你的为人。所以，我狠下心，把女儿送还给你。你有了女儿，自然会想到我，我比你遇到的任何女孩儿都要漂亮，你会忘不掉我。然后，我就远赴天山，苦练神功，希望有一天神功告成，回来报仇！”



她望着苗尚冷笑，接着哈哈大笑，大笑道：“这一天，终于让我等到了！”

苗尚感到绝望了，但仍不甘心，道：“你总该念及我把女儿养大成人。青儿对我的感情极深，你若杀死我，她就不会认你做母亲！”

天山魔姥嘿嘿笑道：“没有用的。苗尚，我早在十八年前就下定决心杀你。今天，这个决心更不会变！”

她叫道：“厉血衣！”

厉血衣推门而入，道：“请师父吩咐！”

天山魔姥指着苗尚，道：“你曾对我发毒誓，若不要我，就被乱刀砍死。厉血衣的刀够快，自然够乱。厉血衣，你动手吧。”

厉血衣点了点头，拔刀来到床边。天山魔姥则拉上面纱，朝门外走去。

苗尚大叫：“叶蝶飞，你为什么不亲手杀我？为什么？我明白，你的心里只喜欢我，你不忍心！”

天山魔姥咬了咬牙，道：“厉血衣，快动手！”然后大笑着头也不回飞掠出去。

厉血衣把快刀平举到苗尚的眼前，接着一阵乱剁，眨眼之间把苗尚剁成肉酱。然后，厉血衣用被子裹起苗尚的尸骸，拎出去扔进暗河之中，随流而去。

厉血衣走出岩洞，见众弟子呆立在空地上都没有离开，便大步走过去。

这时，天山魔姥飘然来到厉血衣的面前，道：“你助我杀死苗尚，我助你做乌血宫宫主。现在，乌血宫已在你的